1 摩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要自欺欺人了！华尔街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在 80 年代的丑闻过后 6 年，华尔街上或多或少的老手都被有关当局指控违反证交法，几位有头有脸的内线人士也锒铛入狱。然而，内线交易与市场操纵——一在大多数案例中都是有百分之百不合法——仍然是这个金融圈中人们最为热衷的游戏。要想真正赚大钱，它几乎是唯一之途。如果你与那既具市场见识，又拥有内幕消息的人交手，全世界市场上的法宝招数都不管用。抱歉，这种游戏的规则正是如此。

我在华尔街工作已逾 20 年，最近 13 年是替《商业周刊》撰写‘华尔街内幕’专栏。我可以跟读者报告过去 20 多年来，我所碰到的那些受人尊敬、才智过人的男男女女中，有些人就靠内线消息来做生意。他们所有的活动都不合法吗？那倒不尽然！他们的行为多数处于法律宽广的灰色地带。但是，这些投资人真的需要冒险犯法才能求得衣食无虞吗？大可不必；他们需要冒险犯法才能富甲一方吗？也不必。他们之中许多人早已是腰缠万贯了；若搁下此点不论，这些人都算得上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吗？就我所知，的确如此。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内线交易呢？因为遮遮掩掩与半遮半掩的交易行为，正是华尔街文化的一部分。这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了。华尔街的内线交易自始至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不是里根总统那声名狼籍的时代才开始的。且思量下面这则 70 年前的故事。

在本世纪 20 年代，传奇人物摩根的声望如日中天，权势几乎与美国总统不相上下。他也是个登峰造极的内线交易者。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排电话，其中一只直接与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互通声息。当时的美国钢铁公司就如同在工业界昂首阔步的庞然巨兽般，不可一世。

萨金特是一位经验老到的证券律师，在 1956 年至 1960年间担任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谈到以下这段故事，说明了那样的电话联系是做何用途。有一天摩根打电话给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进展，不论是顶线或底线，每条线看起来都棒极了。

“既然贵公司现在的业绩这样好，有钱可以发放，你何不提高股利 ?摩根问道(自然,这个句子是我改写的)。

那番话在董事长听起来，的确是个妙主意。一方面，摩根所述的事实无误，公司的确营运良好；另一方面，摩根拥有的银行实际上融资给美国钢铁公司等全国各大企业，一句出于摩根之口的问话，倒更像是在发号施令。

不出摩根所料，钢铁大亨听后果然做出十分正面的回应。随后摩根迅速地拿起另一只电话，打给几位他比较重视的客户。他传达的讯息再清楚不过了：买进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如果他给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建议是削减股利，这种事时而有之，那么他传给那些客户的讯息便会是抛售股票）。

摩根给予那位董事长的“建议”与董事长正面的回应，便成了股票即将攀升的消息；而摩根在这项消息公开宣布之前，便先通知他的客户。根据今天的法律及法院的裁决，这是不折不扣的内线交易，而且是非法的交易。内线交易的定义便是：根据投资大众所得不到的重大消息买卖股票。

不过，在过去那些美好的岁月中，很少有人重视内线交易，或投资人、企业最高主管及其他内线人士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规范内幕消息流通与使用的法律。现在则有很多的规定，都旨在指证、阻挠，以及在必要时控告一般称作内线交易的数十种违法事件。但是无论有多少法规，如今仍和美好的往昔一样，内线操纵之猖獗，与摩根全盛时期几乎不相上下。有谁在乎呢？

另一个关于摩根近期的故事，可以溯自 1990 年。当时一家声名顶尖的投资银行被控从事内线交易。这次的主角是阿德瑞。他是摩根公司的资深副总裁，也是其子公司——摩根资金公司——的一位董事。

摩根资金公司一位资产管理经理詹姆斯·摩根①,有一天向他的直属上司阿德瑞吐露，他们的客户 LPL 科技公司的管理部门正主导一项融资并购。詹姆斯·摩根因为密切观察摩根资金公司在 LPL 科技公司的投资，而且在这项交易中负责咨询的工作，所以知道了这码子事。

自然，这项消息是一等一的“重大、非公开宣布的消息”。

① 詹姆斯·摩根与前述之摩根家族毫无关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但是那并不足以阻止阿德瑞不动声色地购买 LPL 科技公司的股份，换句话说，阿德瑞还是小股小股地买进股票。等到 LPL 科技公司于 1990年 3月 19 日宣布它已收到管理部门的投标报价时，阿德瑞已经收购了 1.8 万股。在消息宣布之后，股票自然上涨了。而根据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在事后得到的密报显示，阿德瑞在一个月之后出售他的股份，捞到了 129 586 美元的利润。很明显地，阿德瑞在公司内树立了一些敌人。最后，他不得不同意在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种种指控的前提下，遵守双方同意之判决，永远不得在证券业工作，并且归还上述所赚款项(詹姆斯·摩根没有遭到起诉，原因是将并购消息向阿德瑞报告，是他职责的一部分。阿德瑞才是贩卖消息的人，因此犯法)。

像阿德瑞这样染指内线交易而被抓到的人毕竟是少数，华尔街上从事非法消息交易，却荷包满满、毫发未损、逍遥法外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没有人确知。当然,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人都是以成打计的。假如你将所有在法律灰色地带操作的家伙都包括在内，人数更是多达数百人。如果将完全以合法手段欺骗大众的营业员包括在内，人数就更为惊人。此种情形我们将在下文中见到。

阿德瑞在 1990 年才被人揭发，但是华尔街种种关于内线交易、市场操纵、垃圾债券和贪婪形象的争论,早在 1986 年就已面临危机。阿德瑞的事只能算是报纸内页的小新闻， 1987 年套购者波斯基与他的同伙被捕，以及随后的判刑定罪才真是头版大新闻。波斯基的涉案将内线交易的争议炒至最高点，而

这项争议最后累积到米尔肯的被捕。少数不理常规的年轻激进分子至此才不能再任凭己意操作，为非作歹。结果，年轻激进分子从年纪大的激进分子那里学习门道，假如不走旁门左道，你就是个笨蛋，就是内线游戏的局外人。

这个制度本身正待修补。当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采取行动,找上波斯基之后,波斯基说“我知道,在发生今日种种事件后，许多人会呼吁改革。如果这些错误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检讨金融市场的规则与作法，那么事情或许会有转机。”

本书成书的背景是：在那桩丑闻发生 8 年之后，尽管华尔街的规则与作法都受到检讨，对华尔街内线交易人士而言，一切依然如旧，违反职业伦理的非法内线交易仍多如牛毛。每日、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发生,有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

记住，在华尔街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的任务并不是要使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中顺利运作。如果那些声名赫赫的制度能碰巧因华尔街众鬼才的集体努力而获益，那当然很好，但是那并非重点。人们在华尔街工作，是为了尽可能在最短期间赚更多的钱。

除了这基本动机之外，还有一项事实，那就是：华尔街是个秘密情报的蜂巢，或说是秘密丛生的伊甸园。不一定非是波斯基或米尔肯才能染指禁脔，就如同那句陈腔烂调：“一旦你知道怎么做，事情便轻而易举。”一旦你搭上了线，便易如反掌；一旦你用一则时机恰到好处的小道消息帮助某个人，而对方以另一小道消息作为回报，事情就好办了。而有那么多的公司,那么多的消息,那么多的人,配合那么极端的贪念时,事情

再容易不过了。

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因缘际会，内线交易（不论合法或非法的),就将成常规。

2 套利泰斗波斯基

多年来，波斯基一直是新闻记者一个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之一。如果记者得到一则小道消息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股份已累积到可能有并购交易，那么波斯基便是记者首先要打电话查证消息真伪的华尔街人士。他很厉害，透过分析股票的交易形态，就能判断这场并购游戏到底是悬而未决或是已在进行中。通常他可以对涉身其中的人物作个简明的描绘。波斯基身为套购者的泰斗，只要他想要，他就是内线消息的源泉。

当然，我一听到他被逮捕的消息，马上便了解何以他对华尔街最隐密的秘密知之甚详而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从不怀疑他曾利用行贿的手段，获得某些消息。因为他提供的消息不仅很棒，而且是十全十美。而十全十美的消息，总有倾向非法的嫌疑。

“十全十美的消息”这个词，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主要是投资银行家贝克的关系。他因为特立独行的交易风格，以及在交易桌上如猎犬般的奇特作风，而有“华尔街疯狗”之名。在 80 年代早期，波斯基与华尔街其他做手仍在趾高气昂时，贝克就在电话中对我说：“很快就会出事了，波斯基的下场将是一文不名。你应当揭发这个混蛋。我告诉你，他的故事如果出版，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定会畅销，而且我保证帮你收集他的犯罪证据。他在交易中用了那些‘十全十美的消息’,真是罪有应得。”

我喜欢“十全十美的消息”那个词，真是恰如其分。不幸地，或许也可说是幸运地，我并没有听从贝克的建议，与他联手追根究底。他随后加入了欧本海默公司，担任兼并与收购单位的主管。那段期间,他巴结上《商业周刊》另一位撰稿人——毕安柯，由毕安柯报道他的功业。那本书中提及贝克曾缠着一些记者，要求他们揭发波斯基的所做所为。但毕安柯也透露了贝克说话过分夸张，有公然虚构其生平的毛病。

我和贝克只不过是通过电话而已，但我和波斯基倒是真有一点交情。我们偶尔在第 44 街的哈佛俱乐部小酌一番或玩玩回力球。虽然他不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更不是教职员，但他却是俱乐部的会员。史都华在他的畅销书《贼穴》中提到,波斯基捐了一笔钱给哈佛大学最不著名的公共卫生研究所，就凭这笔钱加入了俱乐部，而且还被提名担任该所监事会的监事。他觊觎的‘教职员层级’职务,使得这位底特律法律学院的毕业生，成为哈佛俱乐部的会员。

在我们偶尔相交的时光中，波斯基从来不曾主动单方面透露什么消息，让我写专栏。一般说来，我针对特定情况所提的问题，他才会答复。但是有一回——事实上,正是他于 1986 年 11 月发表惊人自白之前两个月——他打电话到《商业周刊》找我，他说有个故事可以供我参考，但是我不能泄露消息的来源。他有意将全球知名的比佛利山庄大饭店卖给美国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或东京一家连锁饭店，或者是另外几个美国

投资集团中的一个，其中包括金融家戴维斯领导经营的企业集团。我在专栏中发表了这个故事，算是一条不大不小的独家新闻。两个月之后波斯基被捕，这是一则惊天动地的独家新闻。就在波斯基被捕的几个月之后，戴维斯与他的人马便将比佛利山庄大饭店这个烫手山芋脱手了。

大约在波斯基被捕 1 年之际，恰好是‘黑色星期一’[①] 过后 1 个月，波斯基被关进了加州隆坡的联邦监狱服刑 22 个月。随后他转往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个中途之家待了 4 个月。接下来 6 年，不论在狱中或被释放之后，波斯基都不能与外界接触。他也不接受采访。就一个新闻广播中经常提到的名字、被人定罪的套利泰斗而言，他非常成功地避开公众的眼光。因此当他于 1993 年 6 月自加州拉荷拉的寓所给我打电话时，我可真是相当惊讶。

我们大约有 7 年之久不通声息，其间我的生活大同小异，但他的生活却有天翻地覆的改变。或者说，他的生活真的改变了吗？我想找出答案，而他也同意让我去找答案。

1993 年 10 月，我们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第 55 街上的半岛大饭店大厅酒吧会面。他那时 57 岁，看起来神采奕奕，身穿深蓝色的亚曼尼名牌西装，白色丝质衬衫，系着梵赛奇设计的领带，白发齐肩，这与他 1990 年离狱时被拍摄到的前科犯模样，几乎有天壤之别。

① 1987 年 10 月 19 日，道琼工业指数继前一周的遽跌之后，又直线下降 508 点，跌幅之深创历史新高；故有“黑色”之称。

出狱时的波斯基看起来有点像休斯晚年的样子[1]。而波斯基 1993 年的新化身则十分和蔼、彬彬有礼，而且自信满满。他的双眼一如过去意气风发时那样的锐利，对事物充满了好奇。我在半岛大饭店见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不像是经历过各种接连不断的财务危机、法律危机的人。而波斯基立即证实了我的想法。

“我正享受在媒体中隐姓埋名以及‘毫不存在’的生活变化。”我们才刚交谈，他便浅笑着说。他将自己与米尔肯作了个区分，米尔肯下狱有部分是因为波斯基作证所致。“我不会像米尔肯那样，在荧光屏上振振有词，坚持从来没有赚过一块肮脏钱。那真是荒唐，一篓子的胡说八道。”

除了那段评语，波斯基绝口不谈 80 年代华尔街上其他主要的玩家。

我必须承认，我对波斯基在狱中的日常生活感到好奇，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他在入狱前是个相当挑剔的人。根据他前妻希玛的说法（波斯基在出狱后与妻子希玛离了婚），波斯基教子女不要冲马桶，因为那是‘佣人的工作’”希玛还说，当这位老兄下班后，回到他位于纽约市北方西契斯特郡价值千万美元的豪华巨宅，一进家门就要品尝热度恰恰好的特制鲑鱼。要侍候他吃这顿饭，便得准备五六块鲑鱼排，每隔 10 分钟放一块进炉中烤。等到他在桌旁坐下来时，其中一块才会热得恰到

[1] Howard Hughes，美国军品、国防工业及娱乐业大亨（1905 年～1976 年），曾与许多女星同居、结婚，以风流自许。晚年生活隐密，现已去世。

好处。

我请波斯基针对此事加以评论，但是他婉拒了。

但是，我敢打包票，波斯基在狱中一定得自己冲马桶，即使牢里的牛肉多半烤得太老，他也必须吃光光。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不过这些事我都无法证实，因为他绝口不提狱中的生活。对于一个在事业巅峰时，曾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各方争相打探的市场权威，又是美国企业的大执法，可以拿手上掌握的 30 多亿美元现金去突袭接管的人而言，不愿意谈他坐牢的糗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回顾，尤其是回顾牢中生活。

他都读些什么书呢？心里头都在想些什么？波斯基将这些问题搁在一边。“大家知道我是前科犯，一个下过狱的家伙，”他解释道，“如果我专谈那桩事，牢笼里的菜鸟的形象就会在我心中挥之不去，那等于把自己再一次送回牢里去。”

他只想谈出狱以后的生活。而他向我保证，新生活妙不可言。只要他想要，随时可以来一客特制、热度恰恰好的鲑鱼晚餐。

“生活绝对快乐！”他吆喝着。“信不信由你，我现在过得很惬意而且十分满足。我现在拥有最宝贵的东西便是自由。而我说的自由不仅是出狱而已，此时此刻，我可以随心所欲。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自由投资或买卖任何东西。当然，我不能替别人做掮客或是资金管理人，因为法律禁止我在提供投资建议或服务时收受费用。但是如果我愿意免费提供他人建议，譬

如说,叫他们买 IBM 股,也没人管得着。”

虽然波斯基的确可以在美国自由自在地管理及投资自己的金钱，但是根据他华尔街一位老友的说法，他的资产与重大投资，包括他被捕时未被政府没收的基金，都必须藏在海外某个地方。这位仁兄说“他现有的任何钱财,铁定都在美国政府管辖的范围之外，理由明显至极，其中之一便是为避免与国税局有任何瓜葛。”

华尔街另一位对波斯基目前种种活动知之甚详的证券商声称，自己是荷属安地列斯群岛一笔 10 亿美元基金的幕后首脑以及真正的金主，虽然，表面上这笔基金是属于以另一个人为首的一家外国公司。不过，那笔钱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波斯基的。

华尔街盛传：波斯基与希玛对簿公堂的离婚，根本是预先排演的一出戏，尽管波斯基还要求赡养费，他与希玛公开羞辱对方也让小报与大报都尝到了甜头。那种了无新意又不登大雅之堂的报道，似乎是为一场骗局所付的高昂代价；但是批评波斯基的人士却乐此不疲。他们声称波斯基赢到手的 2000 万美元现金、一幢价值 250 万美元的房子，还有每年可得到 18 万美元赡养费，是早已预谋好的。让他可以合法花用委托希玛保管的几百万美元现金，以及藏在瑞士与荷属安地列斯群岛密码帐户中的钱。

坐在半岛大饭店吧台啜饮着意式咖啡，波斯基委婉地拒绝对自己的财务或离婚事件发表意见。

“波斯基与华尔街上他昔日的哥儿们来往频繁，但那总不

会是非法的。”波斯基一位老友补充道。他还说，因为波斯基藏在荷属安地列斯群岛的基金大量投资在美国证券上，所以他成了部分同僚的大主顾。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波斯基昔日生意上来往的知交好友，大概都为波斯基回到这一行而感到兴奋，这些人都准备借助他的买卖技巧与挑股慧眼而获利。过去几年来，他已为朋友们赚了许多钱，朋友们都不可能背离他或破坏他的声誉。

“只要波斯基的操作保持不动声色、低姿态、‘合法’，”他以前的一位同事说，“大家都喜欢和这只老狐狸做生意。”

旧雨新知都乐于与波斯基为友，还有一项考量：被抓过的事实表示他的确从事内线交易这种勾当。华尔街上许多人每天都做内线交易，但他们不像波斯基那样能经手大把大把的钞票，所以始终逍遥法外。这点金融圈中人人心知肚明。

※

1994 年 4 月 1 日，波斯基和我再度于半岛大饭店会面小酌，此时市场正好由年初的历史性新高点跌落了近 10 个百分点。这波回跌是在联邦储备理事会短期调升利率之后发生的，大多数的投资人认为利率还会走高。他们猜对了。在波斯基与我二度会谈之后 3 星期，联邦储备理事会做出当年的第三度调升利率，投资人对股市走向深以为忧。

然而，波斯基认为股票会上涨。“我对股市十分乐观，我想它现在正是逢低接手的好机会。”他说。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